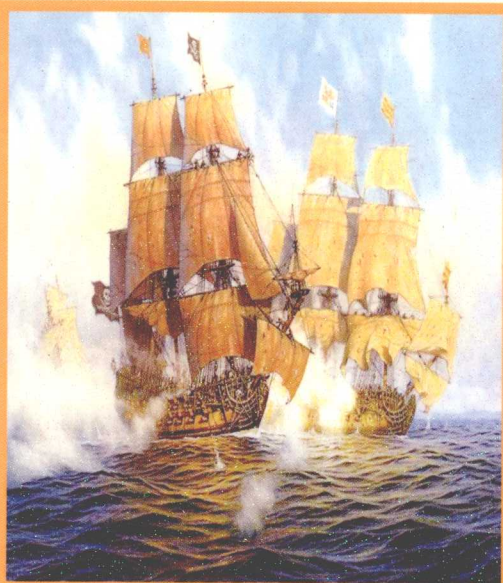


探险与传奇经典丛书



*Treasure
Island*

金 银 岛

[英]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著
青闰 张慧婷/译



中国城市出版社
CHINA CITY PRESS

◎ 臺灣文學與電影研究



臺灣文學與電影研究

金銀島

美國文學大師 羅賓遜·金佛萊德 著
謝世榮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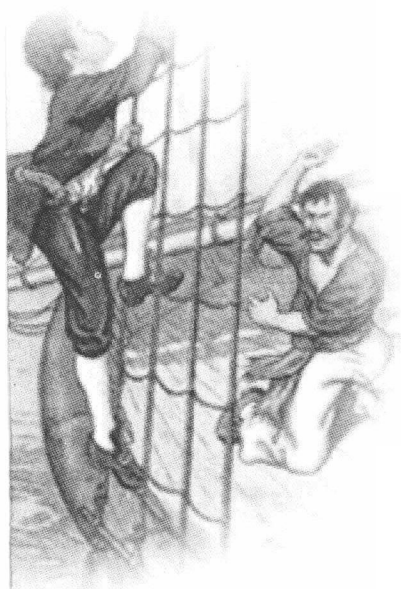
◎ 遠流出版

金银岛

TREASURE ISLAND

[英]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著

青 闰 张慧婷 译



中国城市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银岛 / (英) 史蒂文森 (Stevenson, R.L.) 著;
青闰, 张慧婷译.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074-2252-8

I. ①金… II. ①史… ②青… ③张…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汉、英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2453号

选题策划	徐昌强 (greatbook@sina.com 13661335586)
责任编辑	华风李好
封面设计	周飞
责任技术编辑	张建军
出版发行	中国城市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甲40号(邮编 100039)
网址	www.citypress.cn
发行部电话	(010)63454857 63289949
发行部传真	(010)63421417 63400635
发行部信箱	zgcsfx@sina.com
编辑部电话	(010) 52732085 52732055 63421488 (Fax)
投稿信箱	city_editor@sina.com
总编室电话	(010)52732057
总编室信箱	citypress@sina.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字数	145千字 印张7.5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版次	2010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7.00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举报电话: (010) 52732057



目录

第一部 老海盗

- 001 / 第一章 本葆队长酒店的老水手
008 / 第二章 黑狗
015 / 第三章 黑筒
022 / 第四章 水手衣箱
029 / 第五章 瞎子的下场
036 / 第六章 船长的文件

第二部 船上厨师

- 044 / 第七章 前往布里斯托尔
051 / 第八章 在望远镜酒店
058 / 第九章 火药与武器
065 / 第十章 航程
072 / 第十一章 我在苹果桶里听到的秘密
079 / 第十二章 军事会议



目录

第三部 我在岸上的冒险经历

086 / 第十三章 我如何开始岸上冒险

092 / 第十四章 第一炮

098 / 第十五章 岛上有人

第四部 寨子

106 / 第十六章 如何弃船（由医生叙述）

112 / 第十七章 小船的最后一次航程（由医生继续叙述）

117 / 第十八章 第一天战斗的结局（由医生继续叙述）

122 / 第十九章 寨子守卫战

129 / 第二十章 西尔弗求和

135 / 第二十一章 进攻

第五部 我的海上历险

142 / 第二十二章 我如何开始海上历险

149 / 第二十三章 退潮



目录

- 155 / 第二十四章 小船巡航
161 / 第二十五章 我拽下了海盗旗
167 / 第二十六章 以色列·汉兹
176 / 第二十七章 “八里亚尔”

第六部 西尔弗船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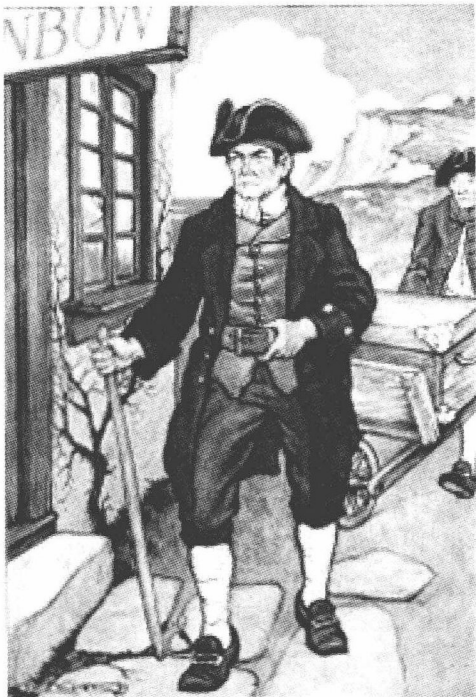
- 183 / 第二十八章 落入敌营
192 / 第二十九章 又见黑简
199 / 第三十章 假释
207 / 第三十一章 寻宝——弗林特的指针
214 / 第三十二章 寻宝——林中歌声
221 / 第三十三章 树倒猢猻散
228 / 第三十四章 最后的结局

第一部 老海盗

第一章 本葆队长酒店的老水手

特利劳尼乡绅、利夫西医生和其他所有的绅士，都要求我把金银岛的故事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只是不要写该岛的地理方位，因为那里还有好多财宝没有运走。于是，我于17××年拿起笔，回忆父亲开本葆队长酒店的那些日子。就是在那个时候一名褐色皮肤、脸上带着刀疤的老水手住进了我们这家酒店。

我现在仍记得他的模样，恍如昨天一般。他步履沉重地来到酒店门口，身后的手推车里放着一只水手衣箱。他身材高大健壮，行动迟



缓，皮肤呈深棕色，油乎乎的辫子垂落在脏兮兮的蓝外衣上，两手粗糙，布满伤疤。他污黑的指甲已经断裂了，脸颊的一侧有一道刀疤，青一块白一块，显得很脏。我还记得他一边吹着口哨，一边环顾海湾。接着，他放开嗓子，唱起了他后来经常唱的那首古老的水手歌：

“十五个人爬上了死人箱——

哟嚟哟，来一瓶朗姆酒！”

他的声音苍老高亢，颤颤悠悠，就像摇动绞盘时发出的响声，时而和谐，时而刺耳。他用一根推杆似的拐杖轻轻敲打酒店门。一看到我的父亲，那人就粗声粗气地喊着要一瓶朗姆酒。酒端给他后，他像行家似的细斟慢酌，细细品味，同时一边环顾着酒店外面的那些悬崖峭壁和酒店上方的招牌。

“这海湾真方便，”他终于说道，“这酒店位置也不错。伙计，客人多吗？”

我的父亲对他说客人少得可怜，真是越来越糟。

“那好，我就住在这里了。”他对推手推车的那个人喊道，“喂，伙计，把车子推过来，帮我提上箱子。我要在这里待一阵子。”他接着对父亲说：“我是一个普通人，只要有朗姆酒、熏肉和鸡蛋就行了。我还爱到那上面看轮船出航。你问怎么称呼我？你叫我船长得了。噢，我明白你要什么——给。”说着，他朝门口扔了三四枚金币，“用完后，你可以告诉我一声。”他说话的样子像指挥官一样斩钉截铁。

事实上，尽管他穿着破旧的衣服，说话粗鲁，他那样子也



绝不同于一般水手，而是像一个大副或船长，习惯于命令别人或打人。推车来的那个人告诉我们说，船长昨天早上乘邮车到“乔治皇家旅店”，向人们打听过沿岸有什么酒店。我想他是听说我们这家酒店口碑不错，又地处偏僻，所以才选中了我们这家酒店。这就是我们对这位客人的全部了解。

他通常沉默寡言。白天，他挎着铜制望远镜在海湾和峭壁上四处转悠。晚上，他坐在客厅里靠近火炉的一个角落，猛喝兑了水的朗姆酒。有人跟他说话，他经常爱理不理，偶尔会突然狠狠地抬头瞅上一眼，而且鼻子里发出雾笛一样的声音。没多久，我们全家和到酒店来的人都明白了：还是少理他为好。每天，他溜达回来，都要问是不是看到有什么水手路过。起先我们还以为他问这问题是想找自己的同伴，但后来我们开始明白，他是想躲开他们。每当有水手在本葆队长酒店留宿（你知道，时不时会有水手走沿海公路去布里斯托尔），他都会在走进客厅前透过门帘对那个水手观察一番。只要有水手在场，他肯定总是不声不响。至少在我看来，这根本不是什么秘密，因为有一天他把我拉到一边，许诺说，只要我“时刻留神一个独腿水手”，等那个水手一露面，就立马告诉他，他就会在每个月的第一天给我一枚四便士^①银币。等到一个月过去，我去向他要报酬时，他常常只对我鼻子出气、低头盯着我。但不出一个星期，他一定会改变主意，把那枚银币送给我，然后重申一遍

①便士：英国货币单位。1971年前，240便士等于1英镑。1971年后，100便士等于1英镑。



“留神独腿水手”的命令。

独腿水手的幻影折磨我的那种滋味就别提了。每当雷雨交加的夜晚，狂风摇撼着我们的房子，海浪在海岸边和峭壁上怒号时，我常常在梦里看到独腿水手不计其数的奇形怪状和各种各样的狰狞表情：他那条腿时而被齐膝砍断，时而又被齐根砍断。有时他又变成了生来就只有一条腿的恶魔，而且那条腿长在身体中央。在所有噩梦中，最可怕的是他在我的梦里又跳又跑，追着我跑过篱笆和沟壑。总之，为了每个月得到那四便士银币，我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

尽管我一想到独腿水手就胆战心惊，但对船长本人我远不像其他认识他的人那样害怕。有些夜晚，他喝了大量兑水的朗姆酒，晕晕乎乎，有时常常旁若无人地唱起那些古老、粗俗、狂放的水手歌。有时他会嚷嚷着让大家干杯，并强迫这些被他吓得浑身哆嗦的人听他讲故事或跟着他一起唱歌。我常常听到房子随着“哟嗬哟，来一瓶朗姆酒”的歌声而晃动。所有的房客为了身家性命，害怕死亡降临到他们身上，都跟着一起唱，而且一个比一个唱的声音大，以免挨骂。因为在发酒疯的时候，船长最霸道：他常常一巴掌拍到桌子上要大家安静，也常常会为某个问题大发雷霆；有时因为别人不提问，他就认为别人没有听他讲故事。他没有醉得昏昏欲睡踉踉跄跄回房睡觉之前，大家谁也不能离开。

最让人害怕的还是他讲的那些故事。那些故事都非常可怕：什么绞刑啦，舢板啦，海上风暴啦，托图加群岛啦，还有



西班牙人新发现的大陆上的野蛮人和荒凉地啦。根据他自己的叙述，他跟上帝放在海上的最邪恶的人混了一辈子。他讲这些故事用的语言和他描述的那些罪恶一样，让我们这些朴实的乡下人震惊不已。我的父亲总是说，酒店肯定会破产，因为他在这里横行霸道，又是欺压又是羞辱，吓得人们哆哆嗦嗦地上床，所以客人们应该很快就不会来了。但我却认为，他住在这里对我们确实有好处。人们尽管当时胆战心惊，但回头一想却又非常喜欢；这对宁静的乡村生活是一种很好的刺激。甚至有一些表面上装作钦佩他的年轻人称他为“真正的船长”和“真正的老水手”。

一个方面，他确实会让我们破产，因为他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地住在这里，而他给我们的钱早已花光。然而，我的父亲却鼓不起勇气再向他要房钱。我的父亲只要一提起交钱的事，船长就会鼻子呼呼作响，可以说是在咆哮，直到瞪眼看着我可怜的父亲退出房间。我曾看到父亲被这样断然拒绝后难过地绞手的样子，而且我敢说这种敢怒不敢言的恐惧一定大大加快了他的不幸早逝。

船长住在我们这里的那些日子，除了从一个小贩那里买过一些长袜，他的衣着没有任何变化。他的帽子的一个角已经耷拉了下来，他就任凭它悬在那里，尽管刮风时很不方便。我还记得他那件外套的样子，他在楼上房间里亲手对它缝缝补补，补到最后就只剩下补丁了。他从来不写信，也从未收到过信。他也从不和人交谈，除非朗姆酒喝多了，他才会和住在酒店里



的邻居们说说话。我们谁也没有见过他打开过那个大水手箱。

只有一次，有人反对过他。那是我的父亲快死的时候。当时，可怜的父亲身体每况愈下，利夫西医生傍晚时分来看病人。医生吃了点我母亲准备的晚饭，然后走进客厅，一边抽烟，一边等人把他的马从小村里牵过来，因为当时本葆队长酒店没有马厩。我跟着医生进了客厅，看到了一种强烈的对比。一边是整洁、干净的医生，他头发雪白，眼睛乌黑、炯炯有神，举止文雅，彬彬有礼；另一边则是一群无拘无束的乡下人，尤其是那位肮脏粗笨、醉眼蒙眬、衣衫褴褛的海盗。他两臂放在桌子上，早已喝了不少朗姆酒。突然他，就是那位船长开始唱起了那首永恒的歌儿：

“十五个人爬上了死人箱——

哟嗬哟，来一瓶朗姆酒！

酒和魔鬼结果了其他人，

哟嗬哟，来一瓶朗姆酒！”

起初我还以为“死人箱”就是他放在前楼上的那个大箱子，这种想法和那个独腿水手的形象搅和在一起，常常出现在我的噩梦中。但在那天晚上，我们都不再特别注意这首歌了；那天夜里只有利夫西医生是第一次听到。我观察到医生对这首歌不以为然，因为他恼怒地抬眼看了一会儿，才继续和花匠老泰勒谈一种治疗风湿病的新方法。与此同时，船长却越唱越上瘾，最后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拍了一掌。我们都明白那是要我们安静。所有的声音都马上停止了，只有利夫西医生还像刚才那



样继续说着，声音清晰和蔼，而且每说一两句就轻快地抽一下烟斗。船长瞪了医生一会儿，又拍了一掌，更加凶狠地瞪起眼，最后脱口用下流的语调低声说道：“安静，别找揍！”

“先生，你是在对我说话吗？”医生问。那个坏蛋又骂骂咧咧地对他说正是。“先生，那我只有一件事要对你说，”医生回答说，“你要再这样喝下去，世界上很快就会少一个流气十足的坏蛋！”

那老家伙勃然大怒，一跃而起，打开一把折叠式水手刀，然后刀刃朝外放在掌心，威胁说要把医生钉在墙上。

医生纹丝没动，像先前那样回头用同样的口气对船长说话。为了让屋里所有人都能听到，他提高嗓门，语气坚定地说：“你如果不马上将那把刀放进口袋，我以自己的名誉保证，下次巡回审判，你就会上绞刑架。”

接着，两人展开了一场目光战，但船长很快就败下阵来。他收起武器，坐回原位，像一只挨打的狗似的咕哝着。

“先生，”医生接着说，“既然现在我知道在我的辖区内有你这样一个人，你记着我会整天监视着你。我不仅是一名医生，还是地方法官。只要我听到有人控告你，哪怕只是像今晚这种粗鲁言行，我也一定会采取有效措施，把你抓起来，将你赶出这个辖区。我说话算数。”

稍后，马牵到了门边，利夫西医生骑上马，走了。那天晚上和以后好多夜晚，船长都非常安静。

第二章 黑狗

此后不久，发生了一桩怪事。它和以后的一连串神秘事件使我们终于摆脱了船长，尽管你会看到他的事并未了结。那是一个寒冬，冷风刺骨，霜冻持久猛烈。从一开始，我们就明白我可怜的父亲不可能熬到春天了。他一直卧床不起，我只好和母亲一起打点店里的一切，忙得不可开交，也没有再去过多地注意那个令人不快的房客。

那是元月的一个早晨，时间非常早，海湾上覆盖着一层灰蒙蒙的白霜，海浪轻轻拍打着岸边的礁石，太阳仍然很低，刚刚到达小山顶，照向了远处的大海。船长比平常起得早，出门沿着海滩散步，那把砍刀在旧蓝外套宽大的衣襟下晃动着，黄铜望远镜夹在腋下，帽子歪戴在头上。我记得他一路走过时呼出的热气像烟似的跟在他后面。我听到他转过那块大礁石时发出的最后的声音是愤怒而响亮的鼻息声，好像还在对利夫西医生耿耿于怀。

母亲当时在楼上陪着父亲，我在客厅里摆放早饭桌，等船长回来吃早饭。这时，客厅门开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走了进来。他脸色苍白，身体肥壮，左手少了两根手指。他挎着一把砍刀，但他看起来不大像是一个好打架的人。我总是留意着





看有没有一条腿或两条腿的水手经过。我记得这个人让我感到迷惑不解。他不像是一个水手，但他身上却带有一股水手味。

我问他想来点儿什么，他说要朗姆酒。但当我要离开房间去拿酒时，他却在一桌边坐了下来，并招手让我过去。我手里拿着围裙，站在原地不动。

“小家伙，过来，”他说，“走近点儿。”

我向前移了一步。

“这桌子是为我的伙计比尔准备的吧？”他斜着眼睛问道。

我对他说我不认识他的伙计比尔。这是为住在店里的一个我们称为船长的人准备的。

“噢，”他说，“我的伙计比尔很可能会被称为船长。他脸上有一道疤，举止非常滑稽，尤其是喝酒时，我的伙计比尔就是这个样子。我敢说，你说的这个船长的脸上就有一道疤——那道疤就在右脸上。啊，是的！我告诉过你。好了，我的伙计比尔在这店里吗？”

我对他说船长出去散步了。

“小家伙，哪条路？他走哪条路？”

我指着一块岩石，告诉他船长大概从哪条路回来，可能要过多久，还回答了其他几个问题。“啊，”他说，“这对我的伙计比尔来说就跟酒一样棒。”

他说这些话时一点高兴的表情也没有。我有理由认为这个陌生人是搞错了，甚至怀疑他说的并不是那个意思。但我想这不关我的事，再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陌生人一直在店里



转悠着，就像猫等老鼠似的向拐角处窥视。我刚一走出店门来到马路上，他就马上叫我回屋。大概是因为我不够言听计从，他那张苍白的脸变得非常可怕。他命令我进来，还骂了我一句，让我心惊肉跳。我一回到屋里，他又恢复了原来半是讨好、半是嘲讽的样子。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我是一个好孩子，他非常喜欢我。“我也有一个儿子，”他说，“长得和你差不多，他是我所有的骄傲。但对男孩子来说，重要的是守规矩。小家伙，听着，要是你和比尔一起出过海，你就不会站在这里要我吩咐第二遍了。那绝不是比尔的做法，也不是和他一起出过海的人的做法。喂，果然就是我的伙计比尔，腋下夹着他的小望远镜。小家伙，你和我回到客厅，躲到门后，让我们给比尔一个小小的惊喜。”

陌生人这样说着，把我拉进客厅，让我站在他身后的角落。这样，我们俩就躲到了敞开的客厅门后。你们可以想象我是多么惊慌不安。看到陌生人也胆战心惊，这更加剧了我的恐惧感。陌生人握住刀柄，把刀从刀鞘里拔出来。在我们等待的过程中，他不停地咽着唾沫，就像喉咙里堵了一块什么东西似的。

终于，船长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咚的一声带上门，目不斜视地直接穿过店堂，向摆好的早饭桌走去。

“比尔！”陌生人喊道，我想他是用了很大劲儿才胆敢那样喊的。

船长转过身，面向我们。顿时，他的脸色变了，甚至连鼻